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周立勳勒占參閱

馮恭定奏疏

疏

馮從吾

請修朝政疏

修舉朝政

馮恭定生平講學造次不離實此見忠孝之旨
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籍三年于北矣竊見 皇

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奏章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

人之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諫，連篇累牘，庶幾哉萬有一之感悟。上心也。又惡用臣言爲哉，第諸臣言之諄諄，而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于皇上耶？抑皇上始勤而終怠，卽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竊意皇上之心，不過以爲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

而就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爲患也小而易弭。人君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爲患也大而難圖。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旣如彼。己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叛盟。天變人妖。叠出迭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安窮。豈必朝講一月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爲可憂哉。且今日皇上

自視爲何如主也。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朝覲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門下，咸欲一覩其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皇上困于麴藥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皇上倦于窈窕之娛而宴眠終日，不然，何朝政廢弛至此極也。雖皇上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爲真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

時倦于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况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卽斃杖下。如是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縱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皇上禁止章奏。非奉聖旨。不許傳布。臣意皇上不過以爲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于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諸臣來朝而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

視章奏所傳更孰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彰其過。豈皇上未思及于此耶。臣願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之日。亟出視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之勞。發臣章奏以昭一人納諫之明。仍望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于以後諸臣章奏。無論奉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聖德以光。聖度以宏。

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

高忠憲公奏疏

疏

高攀龍

破格用人疏

防奴用人

臣觀今日之事大不可測也。賊奴長驅與否不可測也。山海關能堅守與否不可測也。各邊口係無疎虞與否不可測也。西虜係無乘虛與否不可測也。而我所備之者泛泛然日復一日無一可見之寔事則有株待危亡而已。非常時豈得守尋常之格。臣以爲宜

特設一防禦大臣專理守戰招募傑如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孫承宗其選也臣不識承宗見其言論忠義懇切絕無瞻避詢之賢士大夫皆謂豪傑之士有爲之才又素留心兵事果其用之當以學士兼尚書都御史職銜如在外總督之任于京師開府行事與部院名位相並職事相通庶幾行無窒礙更別發帑金數萬令其修舉庶務不至支用各部擔延日月近奉旨練兵教射之董應舉舊奉旨製造軍需之李之藻皆當加以職銜協佐承宗此要著也夫守京

師非獨有京師也。四輔八府中州近地。自巡撫各道至各府州縣。皆須得人。今大計之後。豈其有不測者。顧或資性與武事素不相習。亟宜遷以善地。別選異才。布滿畿地。無事則練兵積穀。有事則率兵勤王。此要著也。守禦之道。以人心爲本。民不知義。見難爭避。不可守也。無賴惡少。警起搶劫。不可守也。奸細伏匿。乘危倡亂。不可守也。治之之法。無踰俚里。諸臣既詳言之。皇上旣申明之矣。然行之存乎其人。責府縣行不能也。責五城御史行不暇也。當專任一人。行一

事巷至戶到。巡行稽察。教以忠義。旌其良善。精擇壯
丁。使習騎射。如兵部職。方主事鹿善繼可任也。臣嘗
一識其人。剛毅清約。真寔任事。須以本部郎中帶御
史職銜。令與五城御史事權相並。與府縣職事相攝
方便。振行法紀。支取用度。此要著也。國家之事。束縛
于格套。分岐于意見。搖奪于議論。所從來矣。雖以

公意在為國得人。何嘗從門戶起見。

聖明之朝。無事而不可為。而有志之士。無事可為者。
大率坐此。今日何日。尚可循沿積習乎。臣以腐儒越
庖言事。罪以出位。夫復何辭。伏望 皇上行臣之言。

仍治臣之罪，臣之願也。

糾劾貪汙御史疏

淮揚巡方

自呈秀求相，榮而內外合謀清流之禍大矣。卒至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明旨，

投身賣國貪人敗類何所不至耶

皇上之申飭，蓋諄復鄭重矣。迺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淮揚御史崔呈秀者。陛下不以臣

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姸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御史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爲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核，無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奉旨回道訖。越二旬而化中始以所考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言者。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崔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荐者，多以賄荐。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

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于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荐也、呈秀甫離地方、而監臣樊尚燦、按臣劉大綬、且臚其贓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荐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旨提問矣、是賄而荐之寔証也、臣嘗竊笑人臣之負國、又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蹈于至辱、御

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荐而卒荐。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墮間壘斷之賤。且冒居觸邪止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 皇上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解頭問

或問解頭之役。曰江南自糧解而外。解役之最重者

有四。一珠漆解也。一茶蠟解也。一皇磚解也。一胖襖解也。四者皆足以破民家而殺其身。曰若是其甚與。曰民趨役于三千里外。而受命於宦豎。宦豎之視富民。虎之視肉也。何厭之有。曰然則將奈何。曰民辦物。官爲解。民厚出解。綱給之。使解官有利無害。斯善矣。曰辦者非解者。解者非辦者。民競爲粗惡。以塗塞。物不堪解。而解官何所呼號於輦轂之下也。曰是有生者。終無所追其責。民則何敢。且物不具。解官不行也。曰解官挾不行之勢。以漁民。奈何。曰解官有轄。民有

控何病。曰主者爲誰。曰上富戶也。次富爲貼。不及下富。曰戶上下于何知之。曰上富表表邑中。不必以田知。田有飛詭也。次富以田知之。差其多寡爲等。當事者平日當有一小冊。差等富戶。叅伍咨訪。周知四境。以審糧役。點解戶。不消於臨事。不欺於胥吏矣。曰吾聞役法莫不善於用貼。譬之一牛駕一犁。牛未必憊。一犁駕十羊。羊斃而犁不舉矣。曰貼有二。貼役者。雖羗厘亦同。其不測之禍。謂之以羊代牛可也。貼錢者。雖銖兩必有定派之額。謂之衆擎易舉可也。我所謂

貼。貼錢而非貼役也。曰其法如何。曰一解役出。則必
幾上戶爲主。必其三年無糧長等項重役者。仍量其
所費若干。與貼戶若干。貼戶出錢。王者辦解。物具而
差官解。亦必擇其人之可任者。卽今候缺小吏窮困
無聊。如年度日民出錢以餽官。官出力以惠民。官民
兩利。計莫善于此也。曰費之多寡。何以知之。曰此須
細詢。令經役而熟于事者。詳開某件時價若干。工價
若何。此可以知解戶之費矣。詳開沿途某費幾何。到
京某費若何。此以以知解官之費矣。解戶務在多與

貼而不困其力。解官務合多與糈而不苦于行。使上下相便而可久也。每見往時民解既易官解。官解旋復民解者。非官解之不可行。解網儉而官稱厲也。當其議官解時。民不勝吝。卽令微益於解官而不能平。及其復民解時。民又不勝苦。卽欲厚輸於解官而不可得。夫民可與樂成而不可慮始。固在上之人力恃而公裁也。若曰官解終不可行。則金花亦屬官解。經收亦屬宦官。何以人爭求之。至今居間爲也。則以金花解網最饒故也。曰官解旣久。宦豎知解網饒。獨不

窮索解官乎。曰固也。視民則有間矣。解官有官差可憑。有當路可告。有地方仕宦可丐。以宦豎及各衙門吏胥視之。則鷄肋也。孰與富民。先儒有言。天下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耳。抑愚復有慨焉。今天下白糧獨出江南。江南獨出七府。宮闈百官胥食之。民出財力輦輸以供國家者。獨當海內勞苦。而白糧船所至。關津復稅之何耶。今民貿易米麥。關津亦不加稅。豈貢賦之米反當稅耶。或曰非稅糧稅私貨耳。此又不仁之甚者也。夫糧有定額。船

亦有定額。所帶幾何。而不使勞民自濶乎。此聖王

私貨有禁。恐重滯難行也。固不當禁。但不可明言。

之必以聽。而不禁者也。誠得當路。特奏免之。其錫福

耳。

于民者無涯。斂福於身者亦無涯矣。此則蘇民間解糧之最苦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五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尚

桐城方以智密之叅閱

左宮保奏疏

疏

左光斗

題爲急救遼東饑寒事疏

運糧給布

題爲急救遼東饑寒事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懿美
不可殫述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發帑金一百萬兩

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

其神誤傳皮卓然弘遠便臨御數年奴不足減

奴酋之膽而壯我師之氣目下之不敢跳梁將來之

刻期撲滅先着全在于此固知聖算神謨非臣子所

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太荒太荒之後必

有大疫。近據經畧揭報。叅以往來傳聞遼陽赤地千

里芻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

又不在無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

米粟湧貴。加以荒旱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

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

之軍。每名約爲六兩。於銀不爲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丁月糧。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况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捱過冬春。不及數月。遼必無民。安能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安所用之。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爲今之計。急截遼餉本色宜漕二十萬石。乘風帆之便。運至彼處。令河西與河東一體分給。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作。

從水運不宜陸運

有獲再行區處。昨巡餉之臣已議及之。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頃歲徵調各兵，皆以春夏起程，夏秋過都，衣裳典盡，赤體羸形，大類病鶴，非惟無堅甲，乃更無寸縷。久戍客兵，大率類是。涼秋九月，塞外草衰，轉盼隆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臣願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戶部，令廉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驟趕車，剝皮剝骨之役，亦量加賑恤，庶挾續之惠，適當投水之期，而裹革之忠，卽

在蓋帷之內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臣聞奴酋殘極驕極。近又餓極。勢不得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煖。乃可以待寒。我以飽煖之仁。乃可以待驕且殘。此淮陰所謂反其道而用之者也。聞經畧策竒制勝。蓄銳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旣溫且飽矣。而賊來不能一戰。挫鋒以報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令

截漕二十萬石。多儲糧糗。接濟啼飢。再發帑金二十

萬兩置買花布用救號寒鼓人心而壯敵愾在此舉
矣

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疏

屯田
水利

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懇乞聖明申飭
當事着實舉行以濟急需以圖永賴事臣幼聞父老
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
無其人旣候命闕下間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
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耕當問奴此其
職已方今東事正興籌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待

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來，求內解之涕如雨而不能得去，止有漕運一脈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九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爲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蚤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于及額而已，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

京畿水田疏自徐尚寶而

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豈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唯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道于此。使上之不爲魁而下之不爲魚。相反而相爲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爲此。謹循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 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汗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過見菑蒲魚鱉。蜃蛤之

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水耨，缺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瓠子之歎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興，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爲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

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田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豬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跡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

蹈卽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

爲港掘地爲井汲而得灌以畝一鍾卽東南地高水

得北方掘地卽見水

南方水不揚

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

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

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

法闢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

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

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

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卽如滄陽一河

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于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啓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暴漲。沙石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支河不用河身。支以上。漑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槩種秔稻。恐不素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

宜。宜梁宜菽，宜蕙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
開，灌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
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
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灌，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
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澆澆，以積之。
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
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
做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
意，而築塘尤易于浚井。但期築做如法，可以注水不

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
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寧爲農夫。不欲爲
農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鶩之情。乘避徭
如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若爲律令。永爲世
業。不得一二年後卽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先恐後
舉錘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
民之業。迭相爲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棄爲胥
吏。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
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碍地方木額。且令官司與

徐文定公有此等語。不果。

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于白鏹而
鬻青衿者乎。蓋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倚頓爭坐也。
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于宋泰定之時。
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
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
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
業。于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併。不知富者
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曠土。土無遺稅。何妨勲
戚貴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徒豪實塞。實用此意。則

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
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修治西湖。欲天下盡興
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
利之術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于有司。多所不解。
但得撫道而下。個個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
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
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稽人成
功。田畷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
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

卽八千畝多燕。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葦者。察典由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

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

並見說安疎。選人勸之。擇如不存。情。并如。

糧。組是不然。近見出關穀。觶之狀。視關內如春臺壽。

兵蓋遠人。又與內地不同。故也。

域。若揀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

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于臣屬耳。由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爲千古絕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旣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旣疲于養兵而不耕。兵又恥于爲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

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于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恨無已。今時勢迫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復乞 明天子照臨于上，賢公

卿百執事主持於下、各舉所知、知人善任、更祈勅下
戶部、酌議委妥、轉行所司、着實舉行、勿徂故事、勿急
速效、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
農政、田野不治、卽異能高等、亦註考下、下其有不習
者、孳孳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巡行阡陌、問
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
爲主張、迨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著爲令、庶幾小墾
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闢、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
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聚漸煩、

和糴轉便。卽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

題爲議開屯學疏

開屯學

謹題爲地方興化有機、人情鼓動已漸、懇乞議開屯學、儲材積粟、以廣文教、以訓武備事。臣待罪屯牧、因改學差、在屯言屯、曾一試之、而稍見其效、在學言學、則有興學而兼可以佐屯者。臣終不敢忘敝梁敝筭之思、而使國家不得收可大可久之積項者。皇上特允閣臣請、專設寺院、董應舉經營屯插、慨發帑金。

十萬兩聽其便宜仰見我皇上留心稼穡邠風七月之咏無時少輟于懷事苟可行且不惜發帑爲之况乎不必發帑而有可以佐屯者乎據天津兵備副使王弘祖詳前事內稱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蒙提督學政監察御史左光斗批據河間府屯田水利通判盧觀象呈前事內稱國家之至不美者鬻爵納粟之途也而人爭爲之不諱國家之至美者力田文學之科也而人率迂而不爲有道于此無鬻爵納粟之名而可兼力田文學之實則今日之屯學是也屯

學之法。先授以田百畝。給以武生衣巾。使之且耕且讀。且射。寄學之後。文藝有長。力田有加。收之庠。業益進而不已。土益闢而功多。卽就田之入餼之庠。從此而開貢。從此而登科。總以耕讀之令名。成教養之實事。使業傳之無窮。而利收于未艾。作法日廣。教訓歲深。卽不盡爲操弧射策之名儒。久之必多馳驅禦侮之材士矣。謹列條規開陳如左。等因具呈。蒙批本院習射以勸武。開屯以勸農。兩利並存。無如設屯學便查永平。勤密諸道。皆每歲有武生數十名。况借之以

開屯乎。聞地方生儒接踵于耜。因天因地因人似亦不容已者。目前區畫經久規模。及已盡未盡事宜。天津道一一確議。以便具題行繳。隨該本道看得該廳爲屯田而議開屯學。其意甚善。其論可行。惟有視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而已。按雅詩有曰。攸介攸止。蒸我髦士。朱紫陽曰。士出于農而工賈不與焉。管仲曰。農人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不足賴也。所從來矣。我國家衛有學。是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是商之子得爲士。今不使火耕水耨者。與

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園橋觀聽之榮。可乎。本道以爲
屯學之設。斷當視諸衛學。運學。署其名曰瀛海屯田
儒學。請欽頒學記一顆。則事有歸着。而人知向往。若
夫作半真半假之事。處若信若疑之間。體輕而不尊。
恐法立而難久。有負本院作養之美意多矣。况乎美
利之源。既開于農人庠序之設。何靳于髦士。今將該
廳條議各款。逐一備細叅酌覆議外。伏候具題。明文
至日施行。一願入屯學者。試其文理稍通。更加騎射。
申本院收錄。給以武生衣巾。授之水田一百畝。使自

耕之。每畝收租稻一石。惟本地人或不惜水田。暫令耕水田五十畝。收租五十石。仍種白田五十畝。隨年之豐儉。官生兩分之。歲以爲常。前件本道覆議得收錄之始。一試其文。再試其射。果堪作養。該廳呈院。以屯田寄學生名色。准免本身雜泛差役。有司以禮相待。耕田之數。與納租之數。俱如廳議。該歲入租百石。而博一衣巾名色之榮。亦未爲濫也。一屯學武生。文藝優長。遇考試之年。欲送文試者。免府縣二試。逕送本院。卷而明書屯字號。文理一視文童。資質可進者。

准與入學前件。本道覆議得屯生願赴文試者，該廳造冊逕送，相應免其二試。中有文理可進者，與充附學。一屯學生員遇考試之期，補廩補增一如衛學。其廩卽以所種田收之入，照文學例廩之前件。本道覆議得各生已充附者，考居一等補廩，考居二等補增。廩增之額，應照衛學立學之初，廩數難盈，出貢以食廩二十年爲期，俟其人文漸盛，挨次出序，月糧給以本色，每月稻穀二石，卽以田所入給之。一屯學諸生，每生員十名，准作科舉一名，以勵其進，其應定中額。

是在上裁，非職所敢議也。前件本道覆議得科舉應試，斷應取其一二，以示鼓舞。數之多寡，未可懸定。以至中額，尤未可輕議。一屯學武生，遇武科之年，俱俟職廳逕送本道，免其府試。既中之後，如再加墾水田，聽屯院咨部給劄聽用。前件本道覆議得武舉之年，願就武試者，免其府中類試。該廳造冊逕送本道，亦與文試相倣，相應准從。中式後加墾水田，另議。一南北遠方，有非河間人，而願入屯學占籍，准令收試入學附籍。屯庄比照本地人，或加種數畝，以免地方占

籍之爭前件本道覆議得爲屯田而開學人之南北非所拘也加種以苦遠人斷斷不可人既種田卽爲土著河間之人萬不以冒籍啓爭也一立屯學設官舍置人役一切經費俱屯官措辦不必動官糈尺寸天津文學原有兩教官卽令一官攝理亦不必更添教職前件本道覆議得一切經費不借動于公帑則事無不舉目前創立廟學所費不資恐難時詘而舉盈旣借官師亦應暫借衛學俟十年後建宮設官未爲晚耳以上七款俱簡要可見諸施行者倘諸生借

此梯榮意氣漸驕。逋負租額。荒蕪田土者。除黜名外。仍加究治。勿謂今日不道及也。等因。到臣。臣惟寓教于養者。帝王之所以易世。寓兵于農者。地水之所以爲師。今國家日日養士而不得士之報。則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則兵非而農亦非。臣以爲救目前之急。而猶存古人之遺者。莫如屯學。便臣逡巡兩年。未敢具題。蓋一試于天津而得其地矣。委之于盧。觀象而得其人矣。又今春出示曉諭入籍屯童。俱赴天津開墾。其各州縣舊墾者。俱不准算。而

人爭趨如流水。時方春莫。樂往者十數家。而臣又得

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行天津踏看。我疆我

此法一立實為萬世永利。惜奉行者無實心而漸

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

至荒蕪不墾

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百畝。今為四千畝。向之一望

青草。今為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鱉舉網。風景依稀

絕似江南。雖秋水灌河之後。而穰穰猶自可觀。此皆

前屯臣張慎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實績。臣于是始

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

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入籍者。所至遮訴。且

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客雜主，起目前土著之爭，二恐有人無田開他日冒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孰肯捐重貲闢草萊，而爲他人入籍者？田旣爲清楚之田，人亦爲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士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穀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旣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田蕪者黜，負租者黜，告改學者黜。

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世世守其業。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視鬻爵納粟。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

不相顧者何如。而况乎詐偽公行。半鎰顆粒。未入太

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庄六百畝。秋獲三

不足為准。不然。別丈放寬于江南也。

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子種車梁廬舍工作雇

覓為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

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

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

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今庚癸

之呼。既迫山海。而咽喉之斷。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矣。其便五。頃妖賊爲梗。白糧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益米數萬斛。卽不敢作尚方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而三年後。耒鋤之衆。卽爲干城。橫槩之儒。卽爲露布。通人于所已倦。而轉人于所不知。則其便七。臣且未敢深言耳。臣常過窮鄉小邑。文學黯淺。徒循故事。不得不如額收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違心。今此遠來。

入籍者。同以搦管儲王國之楨。又獨以舉趾佐縣官之急。誰非吾人。而乃有靳焉。坐者肉而跣者鹿。亦大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商之子得爲士。而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圓橋觀聽之樂。蓋有激乎其言之哉。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黜亦憑文藝也。學官不必另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官也。有立學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

科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

遼東每

而增舉一名。則增穀已數十萬石矣。國家又何惜遼

刊試額中五人

東事額。而不爲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年血心。兩
番目擊。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聽七議。而又皆已試
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田御史馬鳴起。據實上
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晤寺院董應舉。
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辛。而事屬初始。卒難就緒。若
使屯學興。而屯田按畝。微臣收籍。庶幾事半功倍。相
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旣添設十寺院。歲發帑

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 皇上俯鑒
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卽賜俞允，結今秋滌塲
之局，而開來春于耜之端，屯政幸甚，士子幸甚。

題爲比例建立武學疏

真順廣大武學

題爲比例建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據大名

北疏實于近行

明古世今

兵備按察使詹爾詳前事內稱本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大名府知府趙琦詳前事內稱文武並用，經國之
常，况射爲六藝之一，古人每于祀享陰習之，卽國初
令甲中試者亦試以騎射，自承平久而重文輕武，遂

置弧矢于不講、今三韓之土宇淪喪、黔蜀之黔鷺鳴、張亦非無事時矣、與其求折衝于草澤、而未有應、孰若畜禦侮于庠序、而或得當、今蒙木院蒿目憂時、加意作士、以習射鼓舞諸生、一時子衿咸能破的、而畿輔間亦翕然向風矣、然議者猶謂合不如分、兼不如獨、蓋以操弧而兼挽強者、不患無進取之路、惟力能貫革、巧可穿楊、而修辭未工者、棄之不無可惜、如遽躋之翰墨之林、則終非本色、恐反爲浮薄者所譏、故不如分之便、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豈非有用之林。

乃今武之不競。政由弄柔翰以襲輕緩之風。恥距躍而無馳突之用。故有不習孫吳而習風雅。不諳韜畧而繡鞞悅者。故不如獨之便。此大名習射童生彭鯤化等、習射武生李嘉言等、有劾置武學之呈、而鄉紳亦有廣置武生之議也。本府讀鄉紳廣置武生議曰、廣置者謂兩京雖有武學。不過以教統絳胄子耳。茲欲推之郡邑。以盡收跼蹐之士。而養之庠序之中。以武經將傳爲專業。以勇略騎射爲科條。一如諸生課習之例。其試也。邑拔而上之郡。郡拔而上之監司。監

司拔而上之臺使人穀者給衣巾復其身優者復其家如諸生進學之例臺使歲試之監司季試之郡邑月試之每試必有差等量行賞罰如諸生考試之例遇鄉大比武卽于其中彙送應試如諸生科舉之例其殊彩異能屢試優等者獎賞外仍得咨送委用其惰窳不振者時汰斥之如諸生優劣之例遇學臺按臨願改就儒試者准徑送院免其彙考如樂舞生例而稍爲優之其肄業令各就教場射圃不必增舍其督訓屬在郡邑不必增官大率闢其登進之途使有

所嚮慕而思奮重其提調之權使有所詭竊而不敢
又不爲一切束縛文具致妨其業而滋之擾法至便
也行之無斁將見決拾之儔與纓弁之倫齊驅並駕
皆得以自樹于功名而武不爲絀矣人知有武則凡
凋儻驍捷負俗使氣之輩不難俛首于上所磨礪以
鳴劒登壇自喜以躍冶觸藩自媿而武不爲厲矣事
平生聚教訓可武可文事急有勇知方可戰可守武
且不俟張皇而自備矣所謂率子弟以衛父兄實戶
垣以固堂奧視彼驅役號召功政相萬耳鄉紳之議

如是其言最悉而亦鑿鑿可行。卽本府原籍滇中州縣亦有武生皆附于儒學其進退黜陟皆略比于文士如議中言况恒南神京外戶其人慷慨而矜勇古記之矣茲者憲臺以習射收試武童一時入彀者既二十二人而挽強命中者咸思磨勵自見豈宜一行輒罷似當題著爲令以貯多材學不必另泐卽庠序而是官不必另設卽師儒而是大都以能射爲主射而頗習制義者收之射而能談方畧者急收之卽不工辭章而技絕人勇出衆者亦間收之要必取之有

額始不開濫觴之端。試之必嚴。始不啓徼倖之路。待
之有禮。始足示風勵之權。兼之以文。始足洗椎魯之
恥。如是而干城腹心之士。有不矜奮以期效用者。未
之聞也。或者謂武科未必得人。則今之詞章取士。豈
盡古里選法。而名臣碩輔。悉用以起家。卽唐之郭汾
陽。亦孰非以武舉進也。蓋上之所向。下之所趨。方今
撫髀而歎乏人。歌風而思猛士。誠闢其途以招之。豈
無嚮風而應者哉。緣由照會到司呈詳本院蒙批據
議設武學以儲材。且有薊密永河諸例可做。急當舉

行以順輿情順廣二府事體相同一并議妥以便具題繳蒙此隨行據順德府呈爲比例比郡請立武學以作人材以振神氣事竊照經邦用文戡亂用武蓋綦重矣自古作士有薪禋之典于邁有烝徒之楫文武蓋不相離矣是以我朝作養人材兩京設有儒學有武學學各有官以司教授其近京保定河間永平三郡亦各有武學蓋以畿輔乃居重馭輕之地武士不可弁髦學宮爲將相發軔之初絃網不可畸廢其每歲學院發送武學作養者未易縷指數獨念順永

保河固爲近水樓臺，真順廣大，亦是股肱良郡，其拱衛神京等重也。其士之歌鷹揚而舉于鄉等額也，何以北有武學，南郡獨無，北郡稍能引弓者，皆得列衿裾，易頭角，南郡射能穿楊破的者，區區與齊民伍，非所以示激勸崇武功也。况今奴酋猖獗之後，人人欲爲請纓，其自中山以南，皆趙魏故地，猶多悲歌感慨之士，其聞國讐而奮臂磨礪者，隱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幸蒙本院按臨閱文，兼以閱武，多士響應，操弓反勝，操觚藉令與北郡武學諸生，角能于甘蠅飛衛之

之途，未知誰當環樹而走，顧乃北郡有學以收錄之，南郡之士，獨使之散處于草野上之人，亦與有責焉。昔寇恂爲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今幸遇本院先爲加意，士之操弓而至者如雲，無庸本府移書講肄矣。維是武學不設，終是畿南一缺典，伏望本道轉詳學院，每府勅立武學，卽武學猝不能立，姑以儒學兼其名，以收目前習射之士，卽有武學亦不能另設職官，姑以儒學代其官，以省俸薪衙舍之費，其與首善之人材，帝畿之神氣，未必無少補焉。又據廣平

府呈爲請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竊照畿南
數載不一歲試卽試亦不過衡文尺幅寸卷程一日
之工拙定六等之賞罰止矣士生長其間且不識弓
矢爲何物矧云習也今蒙本院軫念時艱槩復古制
于操觚之外教之以射于錄文之餘廣之以武一時
詩書子弟識上意指聞風而磨厲者且不難竭懸弧
之力爲飲羽之奏矣此而審括彼亦決拾穿楊百步
者將不乏人而挽強命中者且肩相摩也平于墨子
郡無能仰京學涯渚乃今籍而紀之精七箭以上者

二三十人、善騎射者、又四五十人、此數十人者、向非弄柔翰而思附青雲者耶、遠弃之宮墻之外、恐拂嚮造之初心、驟混之章縫之例、又啓僥倖之後進、惟是文不工七襄而力能挽五石者、上不難以武之名進之、學能講六韜而技又能洞七札者、上又不止以武之途關之、如是無武學之名、而有武學之實、非儒士之質、而有儒士之用、誠一時之便計、而千載之良規也、合無比照大名府議、附武生于儒學、而以教官董之、片有試、歲有程、一切優免禮待、得比京武學諸生

例庶人人奮吞胡之志。而國家收登壇之實效矣。各緣由呈詳到道。據此。看得文武兩途。古出于一。而後乃分矣。文以俎豆擯軍旅。武以長戟笑毛錐。不相能也。然文以禮樂飾治平。武以干戈戡禍亂。有相濟也。今天下恬熙日久。武備日弛。與宋室之聲容何以異。三韓弗靖。竟虢顧而莫可誰何。則國之需武。孰有如今日之甚者。乃台臺慮周桑土。戒切衣衲。下車未衡。文先較射。廣錄武童。若而人。復其身。且擬上聞。著爲令。一時控弦矯矢者。翕爾向風。慨然有武學之請。真

壯圖也。第當此兵荒交窘、內外交訌之秋，而驟議創建，寧惟事不暇及，實亦力莫能支。莫若以廣厲之心，行通融之法，學附之文庠，不必更設之學也。官督以師儒，不必更設之官也。演武之場，肄射之圃，藉爲訓練之區，不必更立之所也。略文而右射，所爲激厲而拔擢之者，一如諸生例，則待以國士，有不以國士報者，豈人情哉？或者曰：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其途原分，而學奚以合？是不然。古者寓兵于農，以內政寄軍令，以敦說司折衝，比北而是。

今獨不可以文庠當武庠師儒作武傅乎而况游武技于文墨之林左陶右淑日漸月摩有飛揚之氣而無詭竊之習有輕緩之風而無椎魯之態咫尺自樹已有足觀又况進之拾級以登之得當一面則讓如公孫仁如國華雅如武穆詎庸知不權與于今日也哉則信乎附學一議所可布之功令以壯國衛者也等因到臣竊惟順天之設有武學督以專官與文學等。祖制良有深意。卽薊密與永平保定河間等處。每歲申議武生六七十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

知。相沿已久。惟真順廣大四府。則虛無人焉。八郡之內。偏枯若此。殊不可解。豈近邊重武。腹裏重文。非上蘄而不與。則士薄而不爲耳。今時不爲不岌岌矣。職待罪學政。倣會典及欽約申諭諸生習射。兼使其子弟習之。一時儒童彬彬。家弧矢而決拾。除文理平通者。職收入庠序外。其餘不勝收。亦不忍弃。且恐有終不能文者矣。職之初心。寔欲合有用之文。爲有用之武。而復棄有用之武。轉趨無用之文。殊甚惜之。在北四府。則有武生之名。而無其實。在南四府。則有武

生之實而勒其名。此士紳所以不平而鳴。道府所以
比例而請也。近據景州棗強武邑衡水報稱擒禦妖
賊多係生童。職已檄行分別獎賞外。激發人心。全在
此舉。合無比照順永保河事例。每遇考試。職親試之。
儒童能中五矢以上。准收試。七矢以上者。准給武生
衣巾。復其身。卽附入儒學內。學不必另設。官不必另
添。其能文者。徑送縣試。武科年分。卽就此中起送。旣
不能文。又不能武者。黜之。其永平河間保定薊密等
處武生。容職于巡行時。嚴加甄別。務使文成其爲文。

武成其爲武庶幾名實各相副而彼此競相勸行之
二三年安知無岳武穆奮起于諸生郭子儀崛起于
武舉也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六

華亭

徐孚遠閩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王 溥聖時參閱

楊忠烈公集

疏

楊 漣

慎擇近侍以輔元良疏

擇近侍

頃該臣循職掌以冊立繼禮卿上請蒙渙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矯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衆

吾幾敝，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宣，遂定大本。此朝廷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極于太平。麟祉紹休，將庇我于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間，鶴禁宏開，經筵肆秘。凡妙簡言僚，以資啓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收民譽，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右罔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罷，官正巷伯，實爲政矣。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凝丞輔弼之選，尤擇及綴丞虎賁之流，惧一傳之不勝衆咻也。今縱官坊得人。

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貌祇勤于三接情終移于十寒。方正之嚴憚何如便僻之狎昵。造次之開陳何如燕閒之浸灌。閑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違而道導之以戲淪馳驅在冲齡尤易異于心。矧追歡聚樂之場於萬斯億。乘閒迎机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爲瑱。久則沃水于石。事有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與習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慎擇。使忠直知理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已見其端矣。猥巧狠戾者。得以雜進焉。臣際此大典。空備引師保。

此時必

之職。侈談春華秋實之盛。而惓惓以近侍爲言者。以持論絕不迂腐古者就傳于外庭。後世養尊于深宮。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萼而知陰生。觀盆冰而識天寒。机在防微。事謀始寧。被無感而慨之。請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採。乞 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糾叅逆璫疏

叅逆璫

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庭。祇供使令。洒掃之後。違者法無赦。故在內

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
有驕橫縱恣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
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
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名釀宗社無
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
劫無敢指名糾劾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
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
若亦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
負 皇上起臣田問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 先帝

于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
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爭身資入內地
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
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
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
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旣乃遂爲大奸大惡以亂
政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
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
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

淵傳奉而僞。誰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講
讓政事之堂。幾成鬧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
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
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
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璟。冢
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璟親捧御手首定
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
封以 官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
急于剪已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
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
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
則嗾言官使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
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
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
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
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
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

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于柔媚
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
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
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
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銅其出。豈
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
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
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
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

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荐文震孟、鄭鄮、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陽、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

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
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
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 皇上又不能
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
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
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
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
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
十也至于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

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復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

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臣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陰錦衣明日陰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候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



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卿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壞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于

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諉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儉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叙。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于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儵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

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予以彰忠賢之威。罔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驛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如何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

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懼，則駕帖立下，至近日之于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掇，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劔肅寧縣。

新城誠可作肩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灌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冢下倘或伺隙謀亂發于時腋智者不爲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

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
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
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
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
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
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
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
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代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

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于肘腋間乎。此又寸鬱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與長安之共傳其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俱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老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

忠賢之罪。又皆此輩爲之也。

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遂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衰。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中。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急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官中

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奏章之上反
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
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驅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旣到始
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
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 皇上耶無
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
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靈告又以一日三
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
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閔不畏死更甚之

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危及今不
爲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
何所託三官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
膽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卽普天共戴之
皇子元良托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
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
差池臣卽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
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死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
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

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于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始息再念其追侍舊人容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 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隨諭群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始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

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容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壽官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

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
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弗懼也但
得去一忠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報
命 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少酬死且不憾惟 皇上鑒
臣血誠卽賜施行

書

與游肩生道長

國家一片邊疆盡從節鉞之臣只是挨貢壞盡世間

不多有用人要盡從門戶之中。彼此葛藤纏盡。今世界已被此兩種相仍相循。弄到事勢岌岌矣。而濟變之法。用人者尚不見特達一些。而持論者尚不肯放寬一分。接得手教。知翁臺一片深心。令人讀而欲泣。喜而欲舞。當事者各有此心。何愁社稷不磐石鞏哉。非弟漫語。台翁當不以弟此語爲漫遼陽之事。未必奴真阿骨打罪。竟是應者失着。總之不得人揀將練兵出奇制勝。但取兵滿官滿。揆奴之自爲安慶緒。不求我之爲郭令公李光弼也。譬如病未必能死人。而

淹淹纏纏好反聽其自便。難道此病便無治法。只是

許止原病時是益藥耳

糜粥將理一身。白肉消索都盡。他症再出。如何下手。
重慶之變亦他症再出之一端也。肘臂傷重。漸延胸
腹。此處一容。清決腸胃。胞絡又作何救護。翁台速之
一字真。今日不俟終日之至言矣。大率計東西二事
者。都只要多兵。愚意多兵。只須有其實。不可有其跡。
亦須止借之爲用。而不以之爲主。而我之爲主者。又
不。只。在。一。兵。多。專。主。慎。重。也。川。事。不。脫。用。土。司。而。土
司。亦。不。當。示。之。以。太。重。而。示。我。以。可。輕。夫。我。之。不。可

以輕存乎其主之之人是又不在調七省兵烏合與
強從未必濟用且合在何時故東事不可緩然且講
支持西事則火已蔓延林木燃在鬚眉閒手眼停割
不得亦須手疾眼快當場捷生僕法若待救西江及
全靠外人與止人衆挨擠都非勝着此事斷非翁台
下濟東故至激變于重慶以淮揚援蜀亦猶是耳
收拾不可卽以淮南與揚州兵往亦當無濟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編

楊忠烈集

卷之五

平露堂